镌刻在淮南大地上的红色印记(上)

李思法

红色小甸:这里是安徽省党的旗帜最早举起的地方(资料图)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六季)大型征文

淮南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淮南大地上留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熠熠生辉,成为一个个红色坐标。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色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缅怀先烈、礼赞英雄、褒扬功勋,把革命前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小甸集:安徽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

瓦埠湖畔的小甸集,是明代瓦埠街至合肥的古驿道上的小店埠,年代久了演称为小甸集。

上世纪二十年代,这里流传一首民谣:“三年旱来三年淹,三年蝗虫遮满天,水旱几年没收获,野菜树皮都吃完。苛捐杂税猛如虎,百姓血汗被榨干!”

饥寒交迫的人民,盼星星,盼月亮,盼望东方出太阳。

1923年冬,在上海读书的年轻共产党员曹蕴真、薛卓汉、徐孟秋返回寿县家乡,秘密发展党组织。

一天冬夜,小甸集小学一盏煤油灯闪亮,在绣有镰刀、锤头的红旗下,曹蕴真、曹练白、徐梦周、鲁平阶、方运炽、薛卓汉、徐梦秋、陈允常8位共产党员庄严地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曹蕴真任特支书记)。

这是从小甸集升起的安徽第一面党旗!

这是从漆黑的夜幕上划出的一道红色闪电!

这是从瓦埠湖畔响起的安徽第一声春雷!

小甸集特支是安徽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开创了安徽革命斗争的新纪元,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聂皖辉为小甸集特支纪念馆题诗:“故乡送来一盏灯,先知先觉夜照明……”。小甸集特支的成立,在寿县点燃了照亮革命前程的马列主义明灯。

从此,寿县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以小甸集特支为先导,建立了中共寿县县委。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江淮的瓦埠暴动,促进了皖北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

小甸集,是中国革命在安徽早期的发祥地,一批又一批革命者从这里奔赴战场,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躯。曹氏“一门三烈士”——曹渊、曹云露、曹少修被誉为“寿州志士,淮上英烈”。

当年,朱德总司令在赞扬英雄人物的诗中写到“忠心为国声名在,仪表堪称后世师”,也完全可以作为对一门三烈士的写照。

如今,从四面八方前来小甸集参观、学习的人们,在“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在高耸的寿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对脚下这块红色的热土油然而生崇高的敬意。

致敬,小甸集——中共安徽省党组织发祥地!

致敬,小甸集——安徽省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

致敬,小甸集——烈士的家乡,英雄的故里,红色的热土!

瓦埠暴动:霹雳一声震乾坤

瓦埠湖水卷怒潮,农民暴动红旗飘。

1931年3月29日,在寿县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瓦埠暴动。农民暴动队伍云集泰山庙。参加暴动的骨干人员组成“皖北红军游击大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任政委。

3月30日凌晨,参加暴动的农民1000多人潮水般地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镶有镰刀、锤头的红旗,宣布正式暴动,暴动的农民发誓和反动派斗争到底!

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干革命不怕杀,
就是刀架脖子上,也要踹他几板脚!

这豪言壮语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多么豪迈,多么坚定!

“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和劣绅!”

3月31日,党组织发动瓦埠周围方圆20余里的农民3400多人,开仓扒掉地主粮食4万多斤。皖北红军游击大队收缴土豪劣绅100多支枪。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四处逃窜。

声势浩大的瓦埠暴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扬的那样,“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瓦埠暴动的消息传到国民党寿县政府,县大队及封建地主武装联庄会1500多人枪,疯狂围攻游击大队和暴动群众,双方开枪射击。敌人依仗枪弹多,多次轮番进攻。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和实力,暴动群众分散隐蔽起来,寿县游击大队在中共瓦埠区委掩护下顺利突围。

瓦埠暴动载入《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和《寿县革命史》,产生了广泛影响。

瓦埠暴动,是寿县党组织领导的第一次农民革命运动,揭开了寿县武装斗争的序幕。

瓦埠暴动,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为淮南革命斗争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白塘庙:红旗卷起农奴戟

官府奸诈手段多,苛捐杂税如牛毛。
地主豪绅张血口,地租高利贷来盘剥。
穷苦农民闹革命,挥起长矛和大刀!

这是90年前在凤台县白塘庙流传的民谣。

白塘庙是凤台县城西北20多里的农村集镇。1928年,中共凤台县委在白塘庙小学建立了中共凤台县特别支部(化名冯德芝),马克思主义在凤台传播,点燃了凤台人民向往翻身解放的革命烈火。广大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抗租的斗争。

凤台县党组织逐步扩大,成立了中共凤台县委。1930年8月的一天晚上,县委书记程东方在白塘庙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县委关于9月17日举行白塘庙农民起义的决定,并对起义作了全面部署。

红旗卷起农奴戟。9月17日下午,以召开农民互助会会员大会为名,参加起义的4000多人,从各地向会场集合。他们高举红旗,手持大刀、长矛(红缨枪),威风凛凛。

当会场集合1500多人时,国民党县政府察觉农民群众举行起义,随调集县常备队300多人和地主武装,持枪实弹凶猛地扑向会场镇压农民起义。起义人员进行了英勇反击,但因只有少数枪支,没有足够力量打垮敌人,为了减少损失,起义队伍撤离,保存了实力,等待时机再起。

白塘庙起义是凤台县和淮南地区第一次农民起义,显示了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巨大威力。这次起义载入了《中国共产党淮南地方史》(中共淮南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白塘庙起义是农民群众由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等日常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转向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大胆尝试,斗争方式具有开创性。

白塘庙起义鼓舞了淮河儿女革命斗志,推动了淮河流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有诗赞曰:

淮河流水浪头高,农民起义白塘庙。
喜看凤台展红旗,革命火种遍地播!

板张集烈士陵园:红色的历史坐标

革命浩气,在天地间激荡,

人民英雄,在烈火中永生。

庄严、肃穆的凤台县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坐落在县城西北丁集镇板张集村西,始建于2004年10月。

这是一座拥有墓、碑、馆、桥、林、路、门、亭为一体的大型陵园。苍松翠柏掩映,显得清新、幽静;名贵花卉锦簇,格外古朴、高雅。

这里是革命烈士长眠的墓园,

这里是凤台红色历史的坐标,

这里是供人民缅怀革命先烈的圣地,

这里是淮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四届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耸立在广场上恢弘大气的主碑,正面镶嵌着白金压制而成的毛泽东手写体“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陵园的烈士墓群,安葬着解放凤台县城壮烈牺牲的豫皖苏六分区十二团营长李振海、四连连长王福成、指导员刘法家、班长刘会民等14位烈士。

陵园里竖立着胡之光烈士墓碑。她曾在凤台从事地下工作,播撒革命火种,点燃信仰的火炬。

在胡之光烈士墓碑的东西两侧,竖立着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凤台牺牲的4位县团级烈士。他们是:1931年11月3日在领导黄家坝暴动中牺牲的中共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县委委员程东方;1948年5月在凤台王圩孜对敌作战中牺牲的豫皖苏六分区十二团副团长、老红军罗平;1948年10月牺牲于凤台县高汉庄的颍上县委副书记杨金辉。

陵园中,巨大的“凤台县烈士名录碑”长7米、高2.2米,镌刻着凤台籍和非凤台籍而牺牲于凤台的烈士名单276人,其中有红27军副军长吴宝才等将领。

上述这些革命先烈,让凤台历史的星空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英雄壮歌,烈士长眠。

凤台县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成为一部红色的历史教科书,唤起人们对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缅怀和追忆。

当我们仔细擦拭烈士墓碑的时候,仿佛听到烈士们的红心仍在“怦怦”跳动;

当我们肃立默哀的时候,就会感到烈士们把沉甸甸的革命重担放在我们肩上;

当我们畅谈今日美好生活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是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幸福;

当我们仰视烈士纪念碑的时候,就会感到烈士们在天之灵昭示我们踔厉前行……

冬阳下的淮河(外二首)

徐满元

没有了充沛的雨水的乳汁的喂养
冬日里的淮河
像刚断奶的婴儿
消瘦了不少

缕缕冬阳,母亲的柔指般
抚摸或轻揉着淮河
淮河仿佛春蚕一样蠕动着
那些披头散发的淮河柳
像捋光了叶子的桑树
此时已变得一无所有
连一丬浓荫
也被远去的秋风
借去当了盘缠

偶有几只水鸟
同情似的栖落柳梢
顷刻化作被放大的悲悯
以倒影的方式
叫淮河刻骨铭心

河 湾

河湾是河流到了一定年龄
长出的肚腩
也让神经一度紧绷的河水
在此舒展一下筋骨

因为有了河湾
河流就很少
对两岸的管束口出怨言
更不会负气出走
可以说是河湾
叫河流的肚量大增

那些一直迷恋河流的
水草和芦苇
在河湾处紧紧拽住了
河流的白色长袖
将翠绿的依恋之情
痛快淋漓地诉说个够

针 线

我从淮河上横渡
无意中化作一根银针
淮河的丝线
精准地从针眼穿过
从此,我不再惧怕
千疮百孔的生活

即使留下补丁
那也会成为
岁月眼里的风景

一城楚韵一城文

沈庆功

楚文化大家谈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安徽省淮南市,是一座蕴含丰富楚文化的宝库,其丰厚的历史内涵。近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努力探寻传承创新模式。

楚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与楚民族的形成、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在我的家乡寿县,有千年古刹、威严城墙、纵横如棋盘的街道、利在千秋的芍陂、汩汩流淌的珍珠泉、葳蕤秀丽的八公山等。

在有着“地下博物馆”之称的寿县,自古及今,这片深厚的土地,积淀了丰富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寿县,也是楚文化的最后积淀地,楚国迁都寿春后,江汉文化和淮夷土著文化经过长期地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寿春城为中心的江淮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灿烂篇章。熊绎,楚国史第一位君主,鬻熊的曾孙,被周成王封为楚君。楚国,历史与文化光辉灿烂,是一个奥妙无穷的迷宫。楚国人民,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天文历法、文学、音乐、绘画、雕刻、哲学、史学等方面取得了光辉成就。

寿县的历史,令人流连神往;寿县的未来,会更加辉煌壮美。记文化为底蕴,载厚重之古墙。挺雄伟之矗立,秀馥郁而荡漾。兴寿县之春游,欲君心而舒畅。揽一缕和煦,赏一路荷香。采一片红霞,披一身晨光。

今年,国庆节的假期,我走进了历史悠久的寿县,踏青石板台阶而下,步入古郡之城中。淝水百丈水汤汤,千古南朝诧战场。自已在寿阳城下,淝水岸边,故垒寻访,勾引起无限的遐想。千年之久的这场战争风云早已散去,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却成为脍炙人口的著名掌故,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我想,感受楚文化,散步在城道,就如同行走在一部沉甸甸的历史巨著之中,恍惚梦回千年。

寿县,底蕴深厚,流连忘返。大家应该知道,寿县又叫寿春、寿阳和寿州,属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书法之乡……在这里,有着底蕴丰厚的地域文化、独具特色的地名文化,素有“中原屏障”、“江南咽喉”之称。历史上州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阜陵国,先后建都于此,屡为州郡,也是豆腐发祥地和淝水之战古战场。其古迹繁多,遗产丰富。据传,现存的古寿春城遗址上的古城墙,构筑于北宋熙宁年间,周长约7147米,高约7米。城有四门,东为“宾阳”,南为“通淝”,西为“定湖”,北为“靖淮”,均设城楼与瓮城。另外,寿县人口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分别有回族、藏族、苗族、彝族、壮族、侗族、哈尼族、满族等。在2015年12月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寿县由六安市划归淮南市管辖。

寿县,岁月更迭,文化倍重,自己多次到寿县博物馆内参观。此馆于1958年建设,是安徽省最早的博物馆之一,曾用馆址为寿县古城东大街报恩寺和古城西大街中段孔庙古建筑群南附近。2022年6月11日,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即寿县博物馆新馆正式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该馆是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坐落于寿县新城区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范围内,占地约200亩,建筑面积近15000平方米,概算投资约3.2亿元。馆藏文物1万余件(套),展陈内容包括安徽楚文化、寿县文明史两个基本陈列和寿春寿文化专题陈列。安徽楚文化陈列包括立国江汉、东进江淮、徙都寿春、楚韵悠长四个单元,寿县文明史陈列包括淮夷旧邦、两汉寿春、秦晋纷争、隋唐寿州、寿州之战、宋清寿州、革命沃土七个单元,较好地展示了安徽楚文化和寿县历史文化,是一座大中型的现代化、地方性综合博物馆。

寿县,宝藏丰富,文物众多。说到寿县的楚金币,它是国家一级文物,而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的楚金币藏量是全国博物馆之首。楚金币的形制有龟版形、楔形和圆形,多在正面铃有方形或圆形“郢爱”“盧金”“陈爰”和“專爰金”等阴文印记。商周时期饕餮纹铜铙、斝、重环纹三足匜、三足羊尊,战国时期嵌松石“越王者旨於赐”剑、“郢爱”“盧金”“陈爰”印记金钣及无印金钣,东汉鎏金银刻纹铜舟、累丝嵌宝八龙纹金带扣、“长宜子孙”双龙玉佩,以及北宋时期金棺和鎏金银棺,为重要的代表性藏品。

寿县,人文古迹,历史之地。约1600年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国家非遗名录中有正阳关抬阁肘阁、八公山豆腐制作技艺等。省级非遗名录有寿州锣鼓、紫金砚制作技艺、大救驾制作工艺、安丰塘传说、寿州大鼓书、四顶山庙会、淮词等,其中的寿州锣鼓是楚文化积淀的产物、楚音乐的遗存,有千百年的历史,流传于寿县以及周边县、市,是群众喜爱的民间传统音乐,表演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宜于参加各种节日和喜庆庆典活动。

它融进了淮河地区传统的“十八番”“凤凰三点头”“兔子扒窝”“长流水”“大小绞丝”“双绞丝”“小五番”等锣鼓谱的精华。人们表演所用的主锣“钢锣”,声音清脆、洪亮,具有浓郁的楚文化韵味,在沿淮地区独一无二。寿州锣鼓的演奏效果,像是我国闽浙一带的“十番锣鼓”,它那舒缓、柔和的特点,也像中原地区的“威风锣鼓”高亢、激昂。因此,寿州锣鼓被称为“会说话的锣鼓”。寿县的隐贤镇、瓦埠镇、正阳关镇等是千年古镇,孙公祠、安丰塘、孙家鼐故居、淮南王墓、廉颇墓、小甸集特支等历史遗迹,如同一颗颗珍珠,串起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寿县,因水兴盛,酌古御今。安丰塘,古名芍陂,号称“天下第一塘”,始建于春秋楚庄王时,为楚相孙叔敖征集民力所建,至今已有2600多年历史,被称为“中国灌溉工程鼻祖”,位居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之首。

寿县,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有“宋代三吕”,即是吕夷简、吕公著和吕本中。昆曲创始人张野塘,北大创始人、清代帝师孙家鼐,五四先驱高语罕,淮上军司令张汇滔,淮上英杰柏文蔚,抗日名将方振武,北伐英雄曹渊,地矿部长孙大光,铁笔张树侯,女画家孙多慈,书法家司徒越等名人志士,流芳于世。

一城楚韵一城诗,千古寿州千古情。历史封存了数千年的浩瀚往事,唯有那些砖石,记录着寿县的旧日记忆。当下的寿县,由原先瓦釜雷鸣的英雄时代,到油烟茶醋的平民时代,已归于平凡质朴,却保留着古城本该有的模样。千年古城寿州之旅,令我永不忘记这片古老的土地。

飘香的芦集镇

苏登芬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第三季)征文

一直以来,悠闲的生活是人生的一种高境界,但得之者甚难。这除了要有能维持温饱的生活基础,还得有较高的生活情趣。年轻人有时能悠而闲不起来,中年人既不悠也不能闲,老年人闲是没问题的,但能不能悠起来难说。悠在心,闲则要关起自己的心门。

古色古香的潘集区芦集镇,原先集东西两侧各有一条较大而深的芦苇沟而形成,芦集又名芦沟。走近街中心,引入眼帘的古题字“春来茶馆”浑厚有力,顿觉春风神怡。古茶馆的对门,左右皆是饮茶之处。茶馆临街而立,门面简陋陈朴,布局并非正儿八经的茶肆,而是如同住家,以房屋结构而因地巧设。进门即茶室,十余人坐在小凳上,一边饮茶,一边看电视,喝着聊着,看着说着,从农着上看,大多是上年纪的,应为村民(街民)。老来闲着,放下家务的琐碎,置身于老茶馆,捧一壶老茶,或浓或淡,细品百般茶味,百味人生。越看越觉得这是一幅古集镇的风景,一番不可多得的乡土风情。

茶室的中间是待客的古色茶桌,长桌的两侧是厚重的木椅,一把茶壶,青灰色,荧荧有光,有名的六安瓜片、霍山黄芽,黑黝黝的,茶尖裸露出壶口,散发着缕缕茶香,缓缓弥漫于茶室。芦集不产茶,芦集人借六安瓜片及大别山茶叶,利用老芦沟集家家都有井泉水的特质,打造出芦沟香茶特色品牌。阳光从窗户的栅栏间透出来,四壁张贴着各色人的饮茶图,他们是静止的,而我们是活动的,我们的举杯啜饮,犹如他们优美的定格。茶壶下褐色的托盘,镌刻着“茶缘”二字,茶水沁人,字迹发黑。能来芦集,确实是以茶为缘。若不是慕名千年古茶镇,我们怎么会来到这逶迤淮河的内河架河岸古港口码头茶镇。

史料传说,芦集历史悠久,是古州来下蔡国时临架扼淮的军事要冲之地。滨架水而濒淮,周际临水,中挟方园二里之汀路,四角架桥通途进出。下视集南岗咀抵淮港口码头。亘古以来,曾几度水路通贸,商贾鼎盛,名噪千里。据说宋、元、明以来,就有金、幸、王、胡、马、杜、陈、熊八大姓居住此地,集市中心以金姓居住为主。古集镇四角桥上井,井上庙遥相呼应。南下东去的官道招来南来北往,东去西上的路人商旅,说书斗唱,算命卜卦,贸农经商等五花八门拥而云集,竟成为歇脚、打尖的好地方。一时间店铺林立,小街纵横。特别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庙会人山人海,货畅其流,时至今日不衰。

庙会期间,持续数日,那石条铺就的街面上,你拥我挤,生意叫卖声声萦耳,地摊杂货,骡、马、猪、羊黑压压一片,服饰、锦帛,家具琳琅满目。人流沉醉于笑声、歌声、喝斥嘈杂之中。

特别引人注目的京剧良友班是周边百里范围内较大的农村集镇京剧团,唱大戏,演名戏,接亲访友,热闹非凡,逢年过节一般。

芦集老茶馆茶价低廉,并可不计时间地泡在茶馆里,这里不是有钱人的久留之处,而是悠闲人的驻足之地。茶馆门两边对联:“虽无扬子江中水,却有六安山顶茶”。门前挂着鸟笼,一只鹦鹉,见着美女,冷不丁地会说一句,“你真漂亮”。有人递给它一颗花生,它竟从容地剥去外壳,啄开米粒,悠闲地享受着美食。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赤着上身,手持一杆近三尺的烟袋。悠悠吞吐着白色烟雾,和着银白色胡须缠绕在一起,宛如烟雨岁月,让人顿入一种悠闲而虚幻的境界。享受芦集的慢生活,在老茶馆里;分享芦集温柔生活,也在老茶馆里。我只是过客,正如我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不带走一片茶叶,却捎走缕缕清香。

芦集,这座飘香的古镇。香风四拂,从六安茶尖上萌发,从街巷的古屋里散发,从千百年的历史文化中引发。茶香、书香、抚琴的檀木香,香在里里外外,香得透透彻彻。悠闲品茗悠闲乐,怎一个“香”字了得。

在中国,喝茶的方式很多。在办公室,一杯清茶放在面前,公务忙碌间,喝一口茶,解渴润喉。在老茶馆里喝茶,所谓一人喝茶得其神,两人喝茶得其味,三人喝茶得其趋,七、八人喝茶得其杂。虽然形式质朴,但常喝延年益寿,饭前增食欲,饭后助消化,少喝不过瘾,多喝不胀肚;春喝清凉、夏喝消暑、秋喝生温、冬喝增暖。一年四季,这里的人们只要一有空闲便坐进茶馆,一边喝着茶,一边嗑着瓜子,家长里短,谈笑风生,热热闹闹,座无虚席。我们在茶楼之上喝茶,喝的是茶,品的是风景,茶人之意不在茶,而在四周之景也,喝出从容、喝出淡定、喝出轻松、喝出悠闲。